

山居士的話，互相印證。我現在準備作一篇專談神通的稿子，就我所知道的，加以論列，其說大畏，現在姑且不談。什麼是膠執同異差別呢？諸經律記載佛說，有彼此出入之處，因為佛是因機施教，聽法的人，根器不同，說法亦自不同。也有傳譯偶異的，大體並不相遠。他們捉住了這一點，認為是非常發現，雖然這種情形，大小乘經典皆然，而他們特注重於大乘方面，斷定不是佛說，因此許多經律，都在假的之列。例如苦薩戒的戒相諸經論稍有不同，便認為是假的。所謂不同，並不是一方禁止殺盜淫妄，一方允許殺盜淫妄，不過是些細微節目。如果是假，歷代依照受戒持戒的人，都是白費工夫，這話能說得通嗎？好在他們在唯物思想籠罩之下根本不承認有持戒福德，修行效果，白費工夫與不白費工夫，也就不值討論。若按我的見解，經論雖有不同，依照其一，皆可斷惑證真。你對某一經有所懷疑，可以改依他經，但不能說所懷疑的經，便是假的。譬如不願生極樂世界的人可以希望琉璃世界，但不能說西方不能往生；不願吃米飯的人，可以吃麵包，但不能說米飯不能止餓。現在他們的思想，竟是全部否認，而沒有充分證據，僅憑心裏一想，口裏一說，便為定案。說某經某論是中國思想，不是印度思想，我就要再舉前面說過的例證，這個結集經典，用公開表決的會議方式，是那一國的思想呢？

這一個大乘非佛說的逆流，雖然不為歷代高僧大德所採取，也有其變本加厲的發展。前面的三個理由，除了進化觀念，以小乘為基本經典外，其否認神通境界，膠執同異差別兩項，不但可以反對大乘，也可以反對小乘，換言之，可以反對整個佛教。所以很迅速的由大乘非佛說，便發展到小乘也非佛說，佛經幾無一語可信。換言之，佛只管還是佛，法須由我另定。近些年這個風氣最盛，除了否認神通，膠執同異而外。近來某佛教雜誌內竟有人說「佛教經典，有許多與事實，人情，正理相違背，講不通的地方，不應受他的欺騙，背他圓說。」所謂事實，人情，正理，不過是凡夫無始以來的無明妄想，捏眼生花，無風起浪，而竟憑這一點要改革佛教，使我疑為新佛出世。不！佛佛道同，若是新佛出世，還應該是舊佛的教。而他們所謂事實，人情，正理，最好另起一個名，不名佛教。他們自稱是科學知識發達，那麼就名之為科學教好了，何必名之為佛教呢？而他們偏要名之為佛教；既名之為佛教，而又自居於超佛越祖。佛說的不對，他說的才對，這不是跟佛教過不去嗎？他們所謂事實，不過如美國邁格文博士所著佛教通論那一套，專就佛教的宇宙觀，與科學不同之處，加以非難。他不知道宇宙本是幻相，橫說豎說，與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緣無涉，所以佛教隨順當時世情，不加辨正。至於他們所謂人情，從前曾有人說淫為遮戒而非性戒，或者屬於此類。他們是不信因果的，為了迎合人類的無明習氣，不惜破壞佛戒，只好由他們任意為之。他們所謂正理，不易索解。按照佛教來說，佛的所說，沒有不是正理的。他們另有所謂正理，因此而反對了聖言量，也只好由他們去正其所正了。他們自誇這項理論發表以後，引起佛教界的熱烈討論，這就好像有人推翻自己的祖宗牌位，自稱不是他的後人而另有來源，所有本家當戶，親戚朋友，前後鄰舍當然都要來問問原因，加以勸戒，他們竟以此引為殊榮，這不是怪事嗎？

尤其最奇怪的：他們又說「一切經典，百分之九十幾，都因釋尊入滅後隨時代背景，依次由弟子追憶想念，再加以個人的心境，而將之口傳乃至筆書而成。當口傳時，各自為神秘，所謂「六耳不傳」於是在其中不知增進了多少世俗傳說，神話，他教，私人的教權意識，非理攻擊他人的言論在內，反使正當教義，弄得神怪百出，偽話連篇。」又說：「整個佛典是榮料，待揀擇，待洗濯，待烹調，而不是提揆即可以下口的菜。」好了，諸佛以法為師，佛經既是神怪百出偽話連篇，佛的立場，大有搖動的可能。但是他們並不想搖動了佛的立場，他們主張佛還作佛，法須由他們加以揀擇修正，這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思想，未免可笑之至！由於他們的主張，當日結集佛經的大阿羅漢，都是其縛凡夫，在那裏瞪眼造謠。不！他們根本不承認佛經所載民主方式公開結集這件事，而代以「六耳不傳」。所謂六耳不傳，乃是江湖雜技的一種自私自口吻，不但佛經沒有這句話，即儒教書籍，也沒有這句話。他們根據什麼，知道佛經會經過六耳不傳的過程呢？若說禪宗西天祖師，都是單傳，中國禪宗傳法，也本於六祖夜半傳衣的事，而作這種形式，這都是傳法，不是傳經，是悟而後傳，不是傳而後悟。禪宗不立文字，以心印心，與佛經的傳承不同。除此之外，「六耳不傳」一句話，無可附會。他們胆敢用江湖雜技的下流成語，代替了經有明文的公開結集

於這株菩提樹的生長發育，却建立了不少功勞，再跑些時，這樹會更粗壯起來，會覆蓋到世界每一個角落。聽到這番回答，我十分驚疑，原不曾看見一個人，是那裡傳來的聲音？正待發問，北風颯然而來，枝葉一陣交鳴，這才清醒過來，發現自己依舊倚在濃蔭深處，那佳境，那妙音，原來就是這枝間葉上所現出的形相，所發出的音聲。

十二月八日是佛陀在菩提樹下，於三七日內證得正等正覺，悟道後當時讚歎「大地眾生皆有佛性」。於是開始弘法度眾歷經四十餘年，雖然佛法萬卷，無非是指示眾生自性自悟。

我曾在菩提樹下聆道一年之久，這鈍根依然冥頑不化！我立志拜在這樹下，精進修學，虔敬的期待著佛光惠臨，並祈禱著菩提樹發揚光大，歌頌著它無量功德！

### 從函授學校起

打開每天的報紙，最惹人注目的，莫過於各種函授學校的招生廣告了。

### 起校說

近數月以來，自由中國的函授學校，如雨後春筍一般，真是五花八門，無奇不有，據說調查的結果，包括各色各樣的函授學校，竟有兩三百家之多，有人說：這是一種「病態」！

### 提樹創刊週年紀念而寫

但是，從本質上說來，我認為先進們能發心利用業餘的空閒來培育下一代的人材；而一班失

學的青年，和那些終日

這真是佛頭著糞，古人說：「勸君不造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」把「六耳不傳」四個字加佛經上，若不是謗法，世上就沒有謗法的事了。

大乘非佛說之在印度，不過是爲了名聞利養，到了中國而一直發展到小乘也非佛說，以至佛經百分之九十幾，都是造謠，而主張存佛改經，也是名聞利養在那裏作祟。我們中國既有多數高僧大德接受了大乘佛法，發揚而光大之，又有少數「如獅子身上蟲，還食獅子」之流，接受了大乘非佛說之說，發揚而光大之，可見每人的根器不同，天地懸隔。在文化的構成來說，我認爲接受大乘佛法，與接受大乘非佛說的理論，都與儒教有其密切關係。有了儒教的正統觀念，所以接受了大乘佛法，有了儒教的末流發展，所以接受了大乘非佛說的理論。儒教的正統觀念，就是萬物一體的仁，與佛教的大乘思想，一拍即合，這項理由，我曾有幾篇稿子，略爲述及，已在菩提樹第七八兩期，人生第九十兩期發表，茲不重述，至於儒教的末流發展，則須稍加解釋：孔子說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，悔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又說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」可見孔子不自處於全知全能，也不教人自處於全知全能。而儒教的末流，恰好走了相反路線，每個人都自負全知全能，說什麼「通天地人之謂儒」啦，「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」啦，他們有一個人真是通天地人嗎，真能無所不知嗎？孔子所不以自處，不以教人的，他們則用以自信，用以教人。因爲不能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而自命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於是沒有疑殆可闕，凡所不知的事都一筆抹煞，認爲沒有；凡所不能的事，都強解破壞，認爲不對。佛教徒受了這個影響，便發展了前文所述主張進化，否認神通的思想。也發展了前文所述，認爲佛教違背事實人情正理的思想。所以我說這事，在家人所負責任較多。儒教的末流之極，不但不關礙而反提倡懷疑武斷；不但不關礙，而反提倡任意妄爲。例如治學二字，聖人所謂治學，是本諸身心，施於家國，如論語所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末流的治學，則是鑽研故紙，玩物喪志，試看有清一代光燄萬丈的樸學，不但內無補於希賢作聖，外無益於濟世安民，即對於聖道的光大，經義的發明，也沒有絲毫關係。試舉一事爲例，大儒閻百詩二十年之力，考定古文尙書之出於偽造，號稱偉大成功。究竟古文尙書的假不假於聖人之道，並沒有多大關係。在漢朝時候，諸經的文物訓詁，必需注釋，而後盡人可以閱讀，所以馬鄭諸儒，功不可沒。到了清朝的樸學，真是無事生非，結果不過斷定了許多假書。知道了那些書是假的，我們不是聖人，依然不是聖人；國家不治，依然不治。再舉一個更抽象的例，書經及論語上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」兩句，孔安國兩注相反，唐代的孔穎達作疏，對此已有解釋，而清儒以爲未足，必須根據論語孔注，以定書經孔注之偽，再根據書經孔注，以定論語孔注之偽，其他類此的事，不一而足，恨不得把孔安國一手扼死，假設上天根本不生孔安國，孔子之道，不還是這們大嗎？一直到了現在，還是這一套，講究什麼大胆假設小心求證，除此之外，別無學問，孟子說：「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」，這正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。拋擲心力，虛費光陰，與聲色之娛，狗馬之好，沒有多少區別。佛教徒的否認佛經，正是受了這個影響，搬來了儒教考據家的一套本領，審核同異，斷定真偽，例如以小乘涅槃證大乘涅槃之偽，以大乘涅槃證小乘涅槃之偽，若這樣便算學佛，則釋迦牟尼，最好當初不必出世，省得留下這些葛藤，爲後人無窮之累。我不是說對佛經不應考據，我認爲考據只是修持的餘事，倘有懷疑，除了真知灼見而外，不應該強作解人，加以武斷。對三藏十二部，總有不懷疑的，足供自己參學。到了參學有得，往往使過去的懷疑，渙然冰釋。換言之，在世智辯聰圈子裏，不到親證境界，沒有真知灼見之可言。我看見有許多投降共產黨的人，當時一股熱氣，作了許多叛國害民的事，最後恍然覺悟說「我錯了！我錯了！」世間法不講因果，知錯也就罷了。佛法是講因果的，錯了雖可懺悔，總以不錯爲是。若是爲了名聞利養要這樣作，儒教的考據家，打倒孔家店，我們佛教的考據家，也就必須修改釋迦佛，否則名聞不高，利養不厚，那就是另一問題了。我認爲今天應該學孔子的關疑精神，不應該學考據家的懷疑精神，懷疑的作用，不過是舍內逐外之學，惟其能關疑。學孔教的，才可以深入孔教，學佛教的，才可以深入佛教。他們所說的揀擇、洗濯、烹調，關於揀擇一項，未嘗不可，佛法的七覺支裏，也有擇法覺支，但決不是在佛法範圍內是丹非素，只是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。」至於洗濯烹調，不是凡夫境界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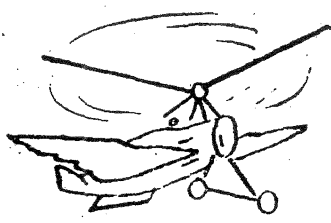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辦公廳裡的公務員們，雖然爲生活忙得透不過氣來，但仍沒有忘記讀書，這不能不算好現象！如今，當鐵幕中匪徒們正拼命地摧殘文化，教育破產的時候，而我們自由寶島卻在積極地發揚文化，培育英才，這實在是我們反攻復國唯一之本錢！

倒不是湊熱鬧，也不是學時髦，爲了多認識一點文學的理論，和鍛鍊寫作的技巧以作弘法的工具，因此，我在研究佛學之餘，也投入了一所最有權威的函授學校，去研究我所喜愛的部門。如果有人問我參加該校讀書後的影響如何，我底回答是滿意的。雖然照規定的學程（一年，分四學期），須繳三四百元的學費（包括講義和其他一切費用），但爲了滿足求知慾，我就是負債也要設法把它讀完的。坐在家裡。能够得到數十位名教授，以他們終身研究的心得，寫出簡明扼要的講義，每週按時以通信的方式來教導我們，這實在難得！就是化幾個錢也是樂意的！何況還有一套完整的知識給我們實用呢？

我們底慈公導師，曾以一種幽默的口吻說：和尚是碰不得的，好像磁石吸鐵一樣，一碰就丟不開了。也許和尚是真理的象徵，人們因愛真理而樂與接近吧？當我入了那個函授學校以後，一班教授們都知道我是一個「方外之士」，對我的底印象總很不錯，而且有好幾位教授竟「不恥下問」地來向我討教佛學了。我趁這個機會，便將許多佛書，也以「函授」的方式，一一介紹給他們去研究了，有一位教授在

能辦到的事，如果捲入的材料不當，不免以毒藥為醴酒了。

有人說：「佛教的禪宗，講究發起疑情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，你為什麼主張闕疑呢？」我說的是教，不是禪。要講到禪，更應該離文字相，不許穿鑿附會。所謂發起疑情，是集中思想，以楔出楔的方法。古人指示離心意識參，研究某經是假，某經是真，那正是不離心意識的鬼家活計。古人說：「自從見得桃花後，直到如今更不疑。」這種不疑，乃是如桶脫底，如暗遇明，非由下度思量而得。古人大悟之後，再閱佛經，如見故友，如數家珍，如推門入臼，你若到了這個境界，就知道佛經沒有假的，從前的無知妄測，只有悔恨。孔子說惟有闕疑而後寡悔，真是聖人之言。若不承認有大悟境界，還有何話可說？若承認有大悟境界，在未悟以前，仍以闕疑為是。讀經所關的疑，與禪宗話頭所起的疑，根本是兩回事；凡情的武斷，與大悟的親證，也根本是兩回事；雖然古人有問「性相二宗，不許和會」而參究開悟的（明末四大師的事，手下無書可查忘却何人）那是以佛經的疑，代替話頭的疑，乃屬另一問題，所得的結果，仍是親證而不是武斷。不但禪宗有親證境界，禪宗密宗，都有親證境界，到了這個境界，佛經是真是假，不思自得。在未到这个境界以前，我的主張，除了闕疑之外，還有八個字是「以佛為師，依教奉行。」「既然有疑可闕，如何能依教奉行呢？」前面已經說過，對於三藏十二部，不會全部皆疑。若全部皆疑，可以改學禪宗，效古人以佛經的疑，為話頭的疑。離心意識，真參力究，一旦豁然，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。菩提樹發行週年紀念，我寫了這一篇絡繹索索，朱居士深入經藏，當然付之一笑。但是我願意藉他的寶貴篇幅。向閱者以法供養，敬求明教。



# 從科學的立場來紀念 有史來最偉大的科學家——佛陀

· 慈 悔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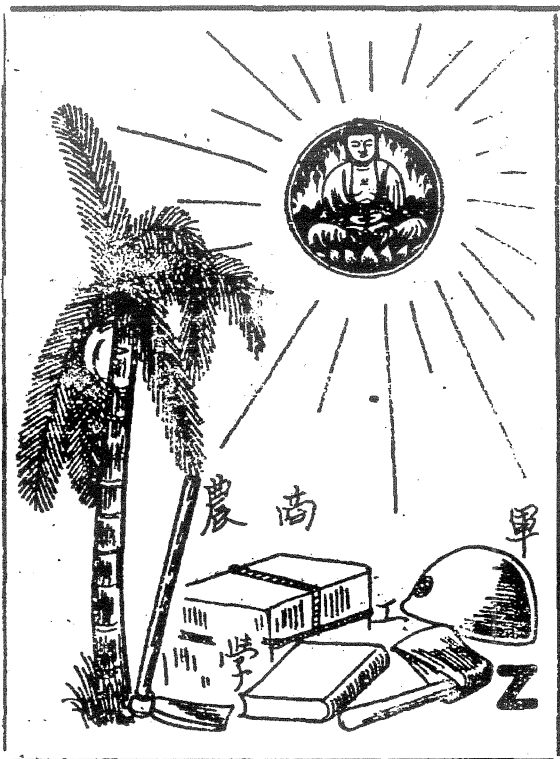
科學！這多摩登、新鮮、堂皇而光耀的名詞！在現代潮流中幾乎沒有人不喜歡親近它，那怕的確與科學不發生太大關係的人，也要設法和科學沾到點邊，好像不如此，就不算是一個近代人似的。因之，誰要被罵做不合科學，將認為是莫大的恥辱。就在這種盲從和崇拜的風氣之下，竟使得邪見佈滿了世間，正義逐漸的消除，這真替科學叫屈！

其實，科學本身好像是一把最鋒利的刀，利用它來做有益的工作，是再恰當沒有。試看世尊在兩千多年前所闡揚解釋的理論，僧團的組織及宇宙學識的運用，那一樣不是在利用科學；再說他老人家發心求道的精神，慈悲平等的風度，教學不倦的行為，和以身教作證明的實驗，那一樣不是科學，那一樣不是現代科學家所當效法的！可惜的是現代科學——這把鋒利的刀——却操在愚人之手，使得科學沒有做到它應當的，却創下了無數的罪行！當此紀念釋尊成道之日，追往思來，怎不令人感慨萬千！謹就數年來向大德們請示佛法時的回憶中，牽涉科學方面的，節錄數則，讓諷佛理為不合科學，和只重現實享樂的人士，有所警悟與改悔！

(一) 佛陀證果的經過是一個完全科學化的程序——現代科學家工作進行的程序，總是先有事實上的觀察，繼而啓示出新的觀念，根據新的觀念，作種種的研究和實驗，是後才證得結果，有了結論之後，再公佈於世，期能有用於人群。再看佛陀證果說法的經過，恰好也是這樣的：佛陀在日常生活中，觀察到人類和衆生類，都沒有例

看完了兩本最淺近的佛法概論的佛書以後，就不禁拍案叫絕，認為佛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，要想研究真理，唯有向無上的佛法中尋求。他並以一種悲心勉勵道：如此利人救世的學說，應該積極普遍地向各界宣揚，以挽回今日人類空前的浩劫！最後，他又不勝慨歎地說：「耶穌教尚辦有什麼聖經函授班，偌大的佛教，蘊藏了無盡的真理，為什麼不也來辦一個佛教的函授學校呢？」是的，我也常常這樣想：偌大的佛教，蘊藏了無盡的真理，為什麼不也來辦一個佛教的函授學校呢？

在今日的臺灣，佛教可算盛極一時；談到僧教育方面，各地由私人發心或公共聯合主辦的佛學研究班和講習會，也有好幾處，談到文化方面吧，佛教竟擁有五大雜誌，皆能按月出版另外還有幾位大菩薩，在發心繼續不斷地翻印流通佛經和著作。再說到一班作獅子吼的法師大德們，終為弘法利生，席不暇暖地東奔西走，忙得不亦樂乎！說來總算各盡其能，而够辛苦的了！但是，如果我們與他教那樣採取各種方式，不遺餘力地為教宣傳的精神來比較一下，不免又相形見絀，而瞠乎其後了！我以為要「廣度衆生」，必須謀得多方面的發展！創辦佛教函授學校，便是宣傳中主要的一環。因為我們要想接引那些終日離不開辦公桌的公務員，和整日價捧著書本兒的教授與學生，以及那些軍中的戰友們，……總能如願地來研究真理，唯有以函授的方法，才能使他們順利地投入佛陀



普照

江清水作

外的爲着生活的驅遣，辛勞痛苦，相互爭殺，同時還受到老病死的威脅，因而內心感到悲憫，急於要想法去救度。這種深刻細心的注意和觀察，啓發出悲天憫人，救度衆生離苦得樂的觀念，充分的表示出釋尊的科學精神，科學動機！有了尋找「救度衆生的方法」的信念，進一步付諸實驗，用最專心最慎密的思維，將可能用的方法，一拿自己的身心來作實驗，經過無數次的失敗，六年多無時無刻，不分晝夜的猛進，在一天東方才露曙光的一刻，終於發現了真理，發明了救度衆生的方法，成就了正覺；這種由啓念而實驗研究，由研究而獲成功，不正是現代科學家所採用的方法嗎？隨後，佛陀又將他所發現的真理，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公佈於世，並且傳遺於後世，讓衆生也因此獲得真理，因此，佛陀成功的經過本身，確是合乎現代科學化的程序。

(二) 佛陀教化的方法是完全科學化的——佛陀教人求真理，獲解脫的方法很多，主要的教授程序却是由「聞」而「思」，由「思」而「修」的。最先教人多聽聞佛法，這裡包括了現象和理論的解釋，和行持方法的說明。不「聞」則不知，不知則不能行。其次，聽得了佛法，一定要經過一番的「思」維，反復推搗，看看是否說得合理，是否值得效學。好像買東西，總得先看貨，看得中就收買，看中中可以不買。經過了這審「思」的階段，然後才依法「修」行。以達成解脫的結果。這樣的步驟是多麼理智！多麼的澈底！

還有，佛陀爲了適應一切的人類，不論在何時何地，都能理解佛理，接受佛的教育起見；毅然用了各種不同，甚至表面上看去好像相反的方法來應人施教，加上弟子們展轉在這種原則下，發揮闡揚，演進成了三藏十二部浩若滄海的教典，不讓一個人失去受教育的機會，這才是澈底科學化的教育！

(三) 佛陀的理論是現代科學的原則——科學就是因果律的應用，而因果律之形成，却是有賴於緣起的。佛陀發現了緣起，深切他研究並親證到緣起的内容，將緣起法以語言表達出來。佛陀把握住緣起以創說因果律，說明在因果律演進之下，說明了過去種種的形成，和未來種種的將實現，而勸教大家最重視現在，控制現前因，求達未來果，來解救衆生的苦痛，促成理想世間之實現，這是真理的應用，也是基本的原則。反看現代科學恰是基礎於因果律，着重應用，着重細節，按理是不應當越出佛理的原則範圍；設若一旦脫出佛理大原則之外，就等於是內容與大綱脫節，那怕做得再努力，於真理於衆生的獲益，只會愈來愈遠，而至於不堪收拾的地步了。目前的科學已經多少脫離了佛理的原則，這的確是相當嚴重的事態呢！

總之，不論由心理學，衛生學，天文學，社會學……任何一方面，作公平的、仔細的考察，將能令人驚異到，佛法竟是一切科學的原則！今後的科學，如果能以佛理爲發展的指針，則造福人群，淨化宇宙，自在意料之中；否則，殺伐爭奪，雖不敢說縮短地球的壽命，而人間的痛苦日增，逐漸形成地獄，將是可以預卜的！

最後，佛陀的偉大，不僅乎是一個曠古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；而是在他老人家教示我們，如何運用科學，來獲得真理，淨化世間。愛科學的同胞們，由這個佛陀紀念日始，請遵守佛陀的教示，爲人類，爲衆生往前努力吧！

四二、十一、于新竹石油公司。

偉大的懷抱。因此，創辦函授學校，實爲當務之急！太虛大師曾說：「佛法弘揚本在僧！」我們如果看過了大師第九編的全書，就知道他老人家當初爲推行佛教的教育是何等的辛苦和賣力！現在國內有權威的法師和大德居士們，總雲集在寶島，只要大家肯發心，拿出大師那樣爲教努力的熱忱，來聯合主辦一個具有規模的佛教函授學校，我想是不成問題的！

茲因菩提樹創刊週年，爲釋尊成道紀念徵文，我想：世尊在常寂光中見了我們對他老人家專門歌功頌德的文字，並不十分歡迎；主要的還是希望我們能以具體的行動，將他老人家在「菩提樹」下所證悟的真理，以種種的方便，來傳播於世間，普利人群，這才是他老人家對我們唯一的期望！也唯有如此，才算得真正的紀念佛陀！因此，在這兒我虔誠地來提議創辦佛教函授學校，作爲紀念佛陀的獻禮！但究竟如何辦法，尙有待專家仔細的籌劃和商榷。敬祈有心復興佛教的諸位法師大德們，無論爲佛教打算，或替衆生着想，對此問題皆應加以考慮！如能早日付諸實行，則佛教幸甚！衆生幸甚！千萬勿以人微言輕，而等閒視之！

寫於彌勒山毗梨耶室

更正

第十二期本刊第二十六課、三十七助道品，誤爲七助道品。又四正勤內(二)「還未生起的惡業」下應改爲「勤懇的防備，不使他發生」。再添入「(三)還未生起的善業，勤懇的使他生起」。以上因匆忙中校對，致漏列、錯誤百出，深以爲歉！特此更正。

編者